

真实的“大女主” 可比《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》强多了

1

生于江苏常熟的屈秉筠从小就听长辈说：“咱们家，是屈原的后代！”也正因为如此，老屈家人身上都有种特别的“桀骜劲儿”。

她爷爷的爷爷的曾祖，读了一辈子书，因大明亡了国，把碗筷摔了，绝食而死。传到屈秉筠爷爷的爷爷那代，他们家已经是“九世儒业不坠”了。读书风气越来越盛。屈秉筠的爷爷学问人品都没的说。老人家当官那会儿不仅兴建书院，还捐下百亩义田。街里街坊都说老屈家“一门好义，四代同心”。

而屈秉筠的境遇却没那么顺利。

两岁时，屈秉筠的母亲去世，不久，父亲也早亡，只留下她和弟弟由爷爷奶奶抚养。她还早早患上了肝病，饱受病痛的折磨。

长大后，她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恩重每思孤露日，感深岂为肃霜天。”

童年悲惨的经历，往往是能否成为主角的试金石。“纯路人”会自暴自弃，怨命运之不公，怪生活之多舛。但作为一代大女主，屈秉筠化悲痛为力量，6岁就学经学、先秦哲学、历史还有文学。

她还学女红、书法、烹饪、刺绣、琴艺……“兼工吟咏，女红针黹，靡弗精敏。”反正样样精通，什么都拿得出手。

出阁前，她已经练成了所有必要的技能，下面就走上主角之路吧。

2

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年代，婚姻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绊脚石。但在大女主的剧本里，这都不是事。

18岁时，屈秉筠嫁给了同乡赵同钰。赵家是常熟有名的望族，赵同钰也被列入“虞山四才子”。在这场志趣相投的婚姻中，两人琴瑟和鸣，被当时的人比作赵明诚和李清照。而屈秉筠摆摆手说，不敢当不敢当。

踏入婚姻，屈秉筠并没有被羁绊，反而通过写诗把复杂的家庭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。

有一次，屈秉筠的婆婆得了严重的口腔溃疡，屈秉筠在病榻边悉心照料。面对无法进食的婆婆，屈秉筠十分忧心，甚至因为自己也在病中而无法全力照料婆婆感到愧疚。她把这段经历写到了《侍姑疾》一诗中，屈秉筠的婆婆也从这首诗中得到慰藉。

因为诗歌，屈秉筠和小姑子赵若冰也成为了知己。

她们一起论诗，外出寻找诗兴。赵若冰回到婆家，许久没有回来，屈秉筠写下《洞仙歌·迟若冰不至》，表达对她的思念。

“宅斗”大戏在大女主的剧本中是不存在的，赵同钰

有两个妾，一个叫春芜，一个叫徐小淑。屈秉筠在写诗时，会让春芜准备笔墨和纸，初稿写成后总念给春芜听，偶尔也会和春芜谈论诗歌，还鼓励她读诗和写诗。

徐小淑嫁入赵家前，就久闻屈秉筠的诗名，对她十分尊敬。她俩经常夜谈，并写诗记录她们的谈话。

屈秉筠去世后，徐小淑悲痛不已，当被要求替代屈秉筠成为继室时，她说：“暂摄不敢辞，然君宜继室。妾终侍夫人地下耳。”第二年，徐氏产下一子后，为完成心愿绝食而死。

屈秉筠很喜欢家中厨娘的女儿陆安和，常教她作诗。聪慧的陆安和，很快就能从唐诗中选出自己钟爱的句子并编成诗篇。

陆安和14岁时因病去世，屈秉筠悲恸不已，为她写了两首诗，其中一首《哭蕙纈》，被袁枚评价为“情真语至，一字一泪”。蕙纈，正是陆安和的名字。

3

1783年，67岁的袁枚俨然已是清的文坛盟主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他收了第一位女弟子陈淑兰。这一举动不经意间开启了诗歌界百花斗艳的局面。再往后的日子里，越来越多女弟子拜在他的门下。

这一年，海棠花开得正好，袁枚这里来了位客人，将两卷自己写的诗交到他手上。著作等身的袁枚，读后不由得为之一震，感慨：“叹中郎为有后矣！”啥意思？中郎的后人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蔡文姬。



屈秉筠《水仙图》

以女子身份入学，学习、查案、恋爱样样都行，这样的大女主你粉不粉？最近，甜宠剧《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》正在热播，不少观众追着女主求发糖。

不过，大女主爽剧看的时候很爽，然后呢？现实中的可操作性也太低了吧。

事实上，在清代，真的有人拿到了“大女主剧本”，成为人生赢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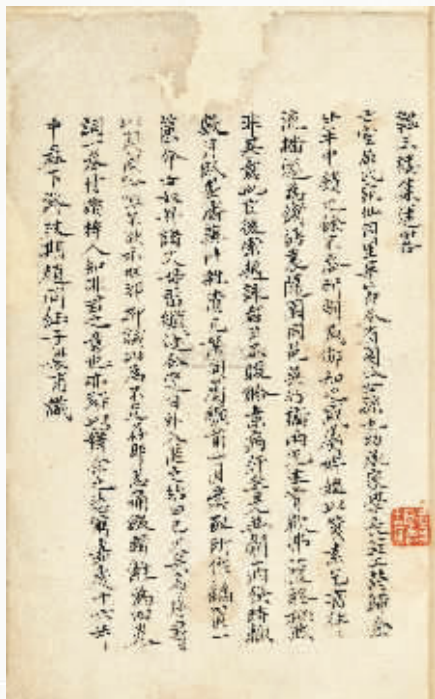
她是名门之后，先祖大名，举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；她双商极高，出嫁后难处的婆媳关系、妯娌关系都不叫事。她是随园老人袁枚得意的弟子，她的才情被袁枚比作蔡文姬，在大清文坛留名；十里八乡的文人墨客、妇孺老幼都来找她题诗，搞得她家门口乌央乌央，即使如此还是一字难求。

她叫屈秉筠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
王子扬 张然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

《韞玉楼集》



《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》局部 (左一为屈秉筠)



《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》局部 (图中老者为袁枚)

《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》长卷，作于嘉庆元年(1796)。袁枚与女弟子首次在西湖宝石山庄湖楼举行诗会后，乃请允诏、汪恭合写《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》。第二次随园女弟子之湖楼诗会后，有老友崔君补小幅。

汉末动乱，蔡文姬被劫走，在匈奴生活十二年，并写下《胡笳十八拍》，可谓一代奇女子。

这位被袁枚比作蔡文姬的奇女子，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屈秉筠。屈秉筠也顺利拜在袁枚门下，成为弟子群中的活跃分子、灵魂人物。

1796年，屈秉筠组织了一场由12位本地女诗人参与的诗会，邀请她们在家中共同庆贺“花朝”，并请画工将她们画下来，有意媲美当时流行的男子“雅集图”。

有趣的是，由于不想用自己的名字，12位诗人各自穿着不同的古典美人服饰，扮成12位有名的古代美人。

言采凤装扮成谢道韞，称作二月兰女神。鲍印扮作杨玉环，称作四月牡丹花神。那么屈秉筠自己呢？她将自己装点得雍容华贵，原来她扮的是魏国夫人，称作三月梨花神。主角登场，此时的她就如同镶嵌在大清文坛上的一颗宝石，娇艳、柔美，光彩夺目。

4

屈秉筠以才华赢得了一大批粉丝，托人找她题诗的人踏破了门槛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屈秉筠每天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写诗和绘画，以翰粉墨。

但偶像光环之下，是越发糟糕的身体。她的肝病越来越严重，丈夫说，她一度卧床数月不起。当她在病榻上写诗或作画时，洒落在身边的墨汁与药汁混合在一起，弄脏了床边的桌椅。

这天，她像是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。

1810年8月19日，她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，还留下了对一生的总结和自评：

子神胡瞿？集于枯也。

子颜胡愁？气在秋也。

子为谁耶？兰之衰耶，菊之萎耶。

最后，她还不忘霸气十足地补一句：“噫！其我祖《离骚》之遗耶？”

临终前，屈秉筠将自己的画作一一送给家人，又令婢女将诗稿收集起来全部焚毁。

幸好赵同钰及时回家，从婢女手中夺下诗稿藏了起来，告诉妻子诗稿已经焚毁了。一年后，赵同钰将诗稿刊刻成《韞玉楼集》，得以传世。